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詔令

目録

卷一至五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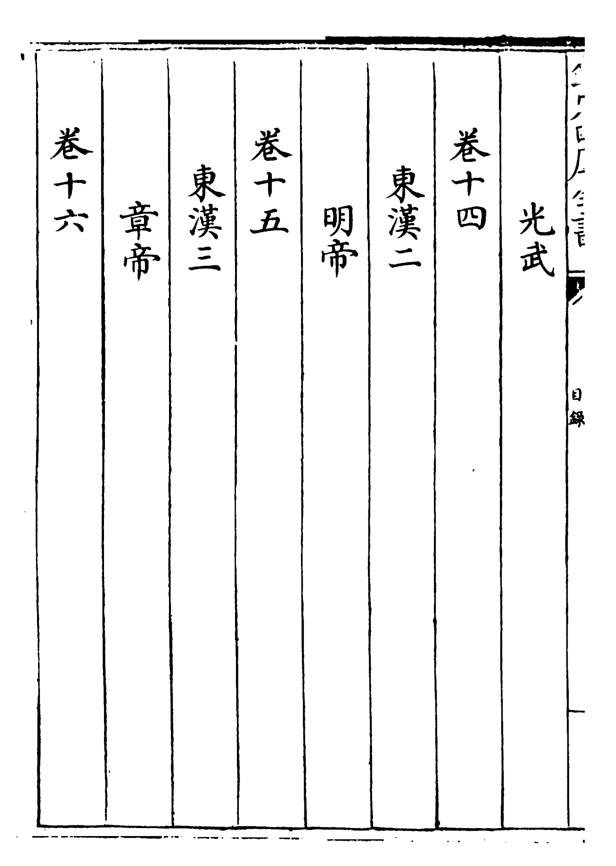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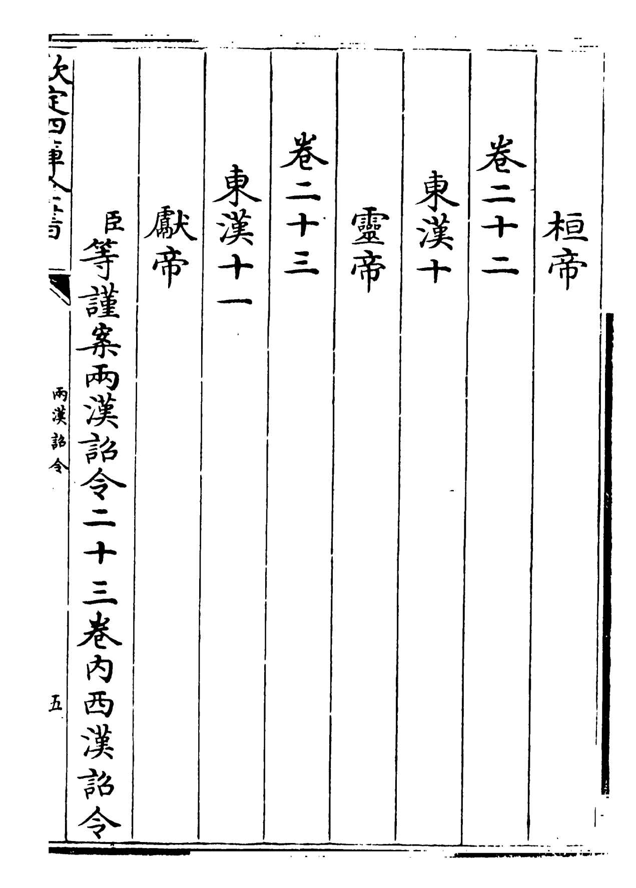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劉禮

史部六

兩漢詔令目録　　詔令奏議類一　詔令之屬





桓帝

卷二十二

東漢十

靈帝

卷二十三

東漢十一

獻帝

臣等謹案兩漢詔令二十三卷內西漢詔令

十一卷宋林虙編東漢詔令十二卷宋樓昉編虙字德祖吳郡人嘗中詞學為開封府掾昉字暘叔鄞縣人官宗正寺主簿先是虙以西漢文類所載詔令濶畧乃采括紀傳得西漢詔令四百一章以世次先後各為一卷大觀三年程俱為之序南渡後昉又依虙之體編東漢詔令以續之有嘉定十五年自序是編合為一書題曰兩漢詔令而各附原序于

後其首又載洪咨夔所作兩漢詔令總論一篇案咨夔有兩漢詔令擥抄見于本傳而此總論内云夔假守龍陽縱觀三史裒其詔制書策令勑之類事著其畧每帝以臆見繫之然則所云擥抄者必尚有咨夔議論之辭而今書内無之則此特後人取林虙樓昉二書合編而掇咨夔之論冠其前耳其與擥抄寔非一書也兩漢詔令最為近古虙等採輯詳

備亦博雅可觀雖陳振孫謂其平獻兩朝蒋
援用事如錫券及廢伏后之類皆當削去是
于裁制亦間有未合然其首尾完贍殊便觀
覽固有足資參考者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兩漢詔令原序

自典謨訓誥誓命之書不作兩漢之制最為近古一曰策書其文曰維某年月日二曰制書其文曰制詔三公三曰詔書其文曰告某官如故事四曰誡勅其文曰有詔勅某官此其凡也策有制策詔策親策勅有詔勅璽勅密勅書有策書璽書手書權書赫蹏書詔有制詔親詔密詔特詔優詔中詔清詔手筆下詔遺詔令有下令著令挈令及令甲令乙令丙諭有口諭風諭譙諭宥罪

有赦訓諸王有誥名天下兵有羽檄要誥有誓約廷拜有贊以致有報有賜有問有誥又有手迹手記詔記其曰恩澤詔書寬大詔書一切詔書及哀痛之詔隨事名之此其目也策命簡長二尺短者半之以篆書罷免用尺一木兩行以隸書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選舉名拜亦書之尺一板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詔書有真草又有案案者寫詔之文一札十行細書以賜方國扎牒也孟康曰

漢初有三璽蔡邕獨斷曰天子六璽皆白玉螭虎紐輿地志曰漢封詔璽用武都紫泥故制詔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詔記緑綈方底用御史中丞印通官文書不著姓司隷詣尚書封胡降檄著姓非故事詔書皂囊施檢報書緑囊密詔或衣帶間丹書藏之石室策書藏之金匱此其制也漢世代言未設官王言作命厥意猶古而討論潤色亦間有其人高后令大謁者張澤報單于嫚書淮南王安善文辭武帝

每為報書及賜常詔司馬相如視草光武答北匈奴藁草司徒掾班彪所上至永寧中陳忠謂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諸郎鮮有雅材每為詔文轉相求訪且辭多鄙固遂薦周興為尚書郎秦少府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漢因之武昭以後稍重張安世以善書給事尚書囊簪筆事武帝數十年後漢始置尚書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大筆隃糜墨此其造命之原也詔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

法下郡守制下御史御史大夫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丞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郡國長史上計丞相御史記室大音讀勑畢遣以詔書部刺史奉詔條察州所察毋過六條守令則承流宣化使田里咸知上意此其奉行之序也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君不能以義制命則無以使人心丕應惟命之承故夫夜下詔書決之亟也甲寅書報應之疾也毋下所賜書幾事密也封還詔書渙號不容於輕出也

更報單于書辭令不嫌於修飾也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皆蠲除之雖反汗猶愈於遂非而稔惡也有司毋得言赦前事所以示民信也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所貴乎體之識也昧死奏故事詔書二十三事所重乎祖宗良法美意之得也璽書封小詔書獨下抑不可不慮其賈疑而召激也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臧嬰家及安得赦書封三子事姦隱於倉卒詐售於危疑尤有國者所當謹察而不可忽也知此則知所以

造命知所以造命則知所以奉行矣然有不敢奉詔者有期期不奉詔者有以死爭不奉詔者有詔數强予然後奉詔者猶或許之蓋所以養士氣也若其奉行不虔則有常刑故廉問不如吾詔者以重論敢有議詔不如詔者腰斬詐詔者當棄市格詔者亦當棄市矯制者腰斬誤宣詔者應罰金令下腹誹者論死誹謗聖制者當族謂詔書不可用者丞相御史劾之無承用詔書意者御史奏之而奉詔不謹者皆坐以不敬丞相被策書則

步出司農發詔書則鳴鼓其嚴如此當時猶不能盡然始而奉詔不勤終而遏絶詔命始而矯虔終而擅詔以至詐下詔書詐作詔板僞作璽書假爲策自書詔以授廉級陵夷紀綱板蕩而國命之柄移大抵外戚宦官之禍閨闥稱制實胚胎之有天下者可不鑒哉按藝文志儒家高祖傳十三篇高帝與大臣述古諭及詔策文帝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當時會粹盖有其書遷固必采取諸此先漢詔遷多以上曰書固間因之一詔或

二三出詳略及用字亦有不同疑不能無刪潤高帝未即位遷不書詔惟重祠敬祭詔見封禪書景帝紀遷不書詔其議太宗廟樂舞制詔附見文帝紀文帝於陳武等議謂且無議軍見於律書當亦是詔固不書後漢詔有以東觀漢記漢名臣奏等書見於注其改詔為制為誥或謂避武后諱世祖官王闓子詔附見董賢傳曄書逸之大氐史遷所筆皆有深意固文贍而意不逮曄則文亦不逮乎固矣咨夔假守龍陽俗古事簡因得縱觀

三史裒其所謂詔制書策令勅諭報誓約之成章者凡若干通事著其畧每帝以臆見繫之釐為若干卷總曰兩漢詔令以補續書之亡欲觀漢治者當有考於斯文

翰林學士洪咨夔序

兩漢詔令卷一

宋　林虙　編

西漢一

凡直敘事實不載辭命者不錄如紀載建元元年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其省萬人如此類不錄

高祖二十四

諭諸縣鄉邑元年十一月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弃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二年三月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令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祠祭詔 二年見郊祀志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禮祀如故

立楚王梁王詔 五年正月

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

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

赦天下五年正月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與音相干與之與令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封長沙王詔五年二月

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番蒲何反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

為長沙王

封閩粵王詔五年二月

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

復諸侯子等詔五月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

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令善遇高爵詔同前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

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令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赦天下六年十二月

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

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

詔擇齊荆王六年十二月

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寛惠修潔者王齊荆地

封爵之誓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六年十二月甲申始剖符封功臣

使黄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又

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

尊太上皇詔六年五月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鋭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賜韓王信書 六年秋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

疑獄詔 七年

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

律令以聞

擇代王詔 十一年正月

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

獻費詔 十一年二月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

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求賢詔 同前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

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徳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立南粤王詔五月

粤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粤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粤人相攻擊之俗益止倶

賴其力令立它為南粤王

議立吳王詔十二年十月

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令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

置守冢詔十一月

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絶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

赦燕吏民詔二月

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

三月詔

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

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致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兩漢詔令卷一

兩漢詔令卷二

宋 林虙 編

西漢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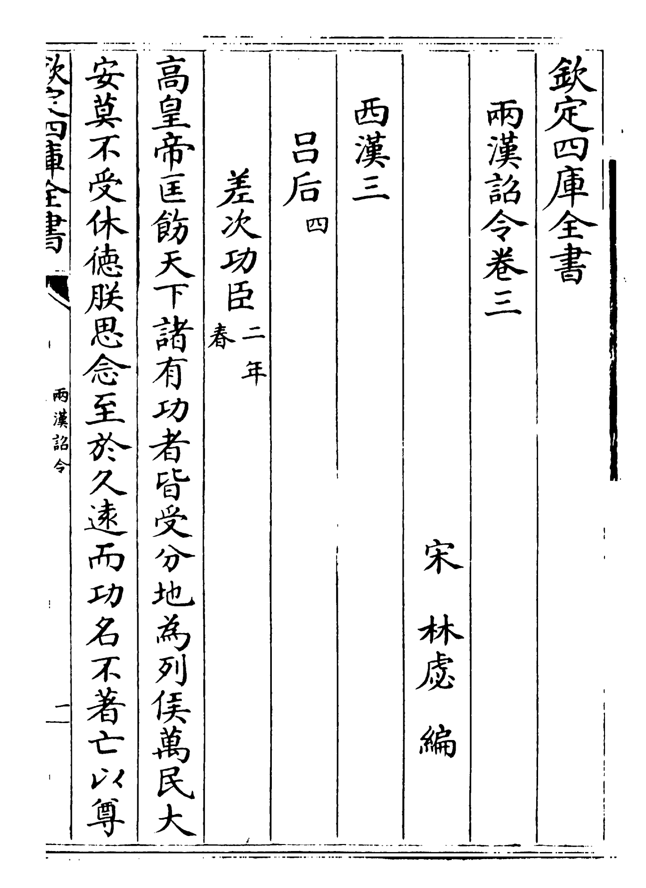
惠帝

吏唯給軍賦

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禄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

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兩漢詔令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三

宋 林虙 編

西漢三

呂后四

差次功臣二年春

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

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於高廟世世勿絶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

廢少帝詔 四年夏

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迺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其議代之

議昭靈等尊號詔 七年五月

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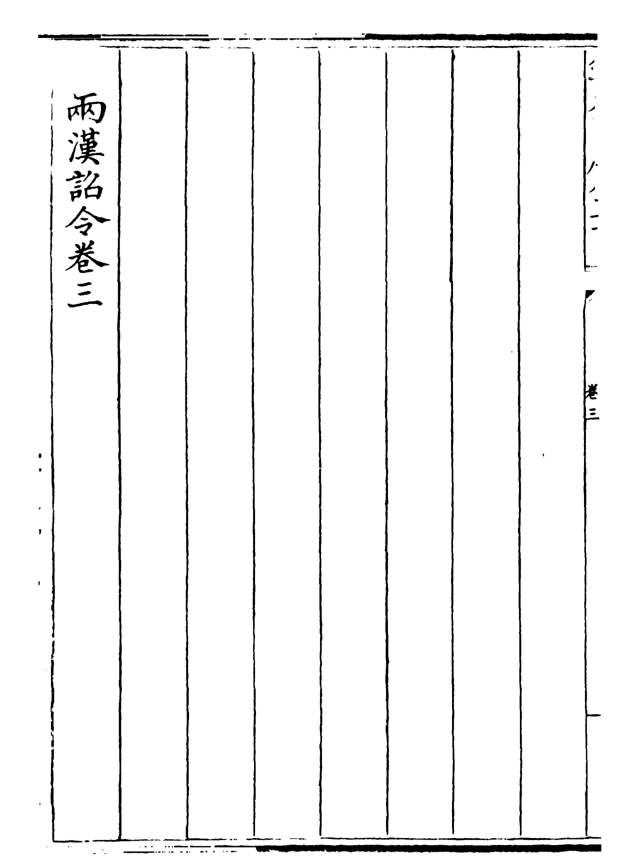
號謚不稱其議尊號

報單于書見匈奴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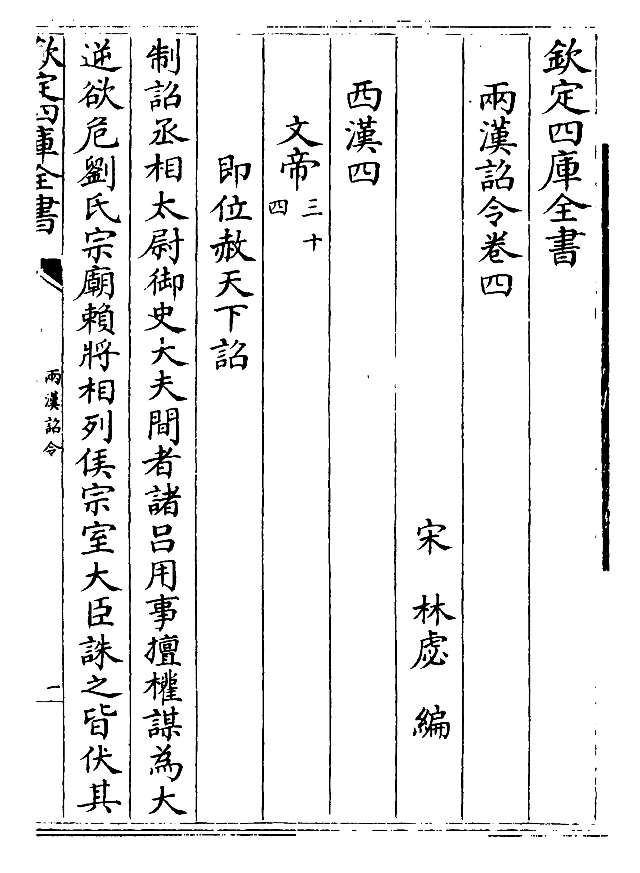
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

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

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



兩漢詔令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四

宋 林虙 編

西漢四

文帝 三十四

即位赦天下詔

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閒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

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封功臣詔元年十月

前吕産自置為相國吕禄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誅吕氏吕産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産等軍朱虚侯章首先捕斬産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吕禄印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户賜金五十

斤云云

有司請建太子詔正月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徳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徳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又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閲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徳以陪朕豈為不

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徳義者若舉有徳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令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于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

振貸詔 三月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養老詔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禀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封宋昌詔六月

方大臣誅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皆至九卿

賜尉佗書 元年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弃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吕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

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弃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列侯之國詔二年十月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

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日食詔十一月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心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及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憪下板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大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今當減留纔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

開籍田詔（正月）

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適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除誹謗法詔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詔議犯法者收坐二年見刑法志

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令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

詔議法 見刑法志與前詔相連

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勸農詔 九月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玆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不受獻詔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遣列侯之國詔 三年十月

前日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

侯之國

擊匈奴詔 三年五月 見匈奴傳

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敺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驁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

遺匈奴書 六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匈奴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飭具帶一黄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

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勸農詔十二年正月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二月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親耕親桑具禮儀詔 十三年二月

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

禮儀

除祕祝詔夏見郊祀志

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除肉刑詔五月見刑法志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

父母令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勸農詔 六月

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 廑古勤字 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

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增祀無祈詔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

有所祈

答鼂錯璽書 見鼂錯傳當在十四年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策賢良文學士 見鼂錯傳當在十五年九月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

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閗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聦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内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

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議郊祀詔 十五年春 見郊祀志

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

議可以佐百姓者詔 後元年三月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

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遺匈奴書 後二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彫渠難郎中

韓遣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内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説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

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
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
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
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
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
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元元萬民下及魚鼈
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
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

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和親詔 後二年六月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内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

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使車往還故徹如結也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和親詔後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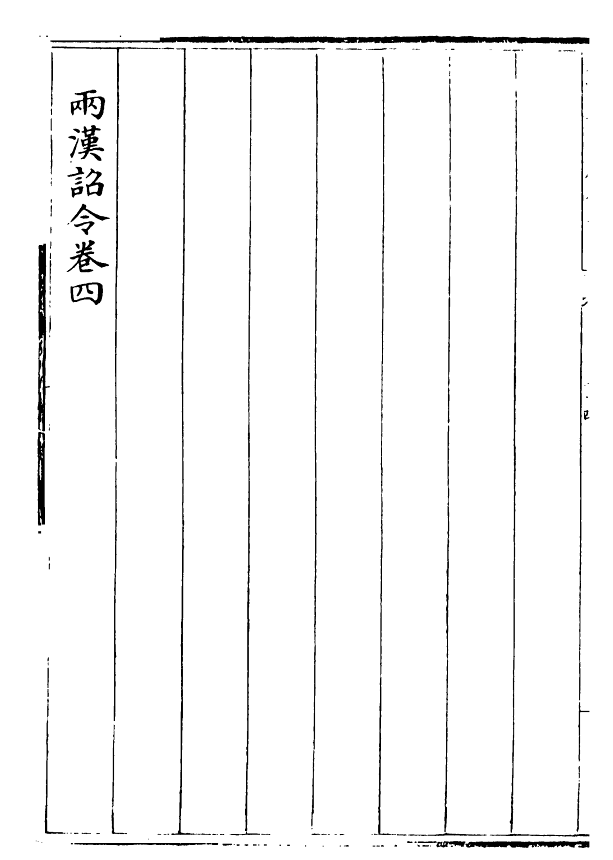
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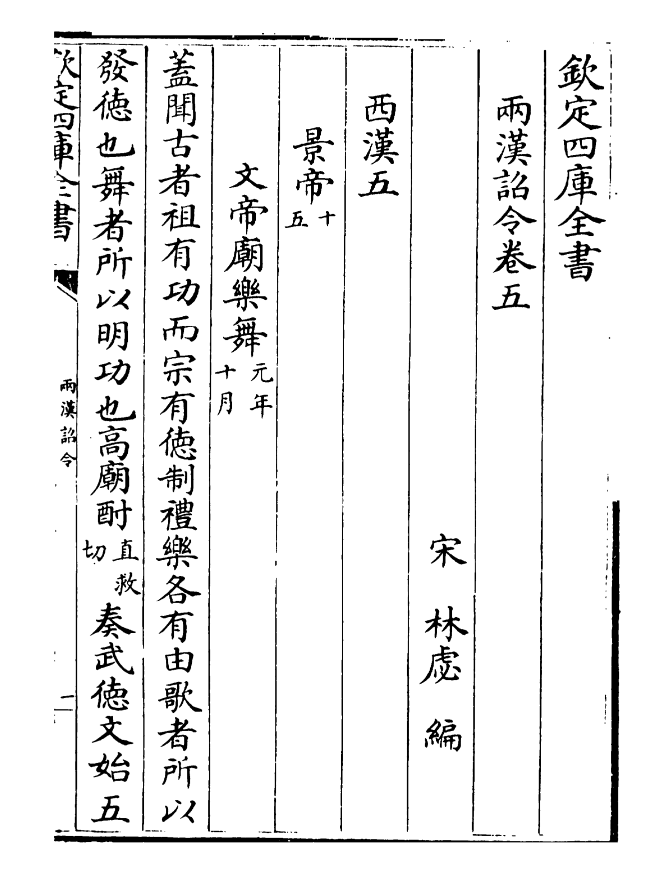
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遺詔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

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内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云云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兩漢詔令卷四



兩漢詔令卷五

宋 林虙 編

西漢五

景帝 十五

文帝廟樂舞 元年十月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直救切奏武德文始五

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帑（讀與孥同）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

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詔議從民寛地元年正月

間者歳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

磽陿無所農桑𣪠畜𣪠謂食養之畜謂收放也𣪠古繫字或地饒廣薦草

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寛大地者聽之

詔議受所監臨令

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

與丞相更議著令

減笞詔元年見刑法志

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詔封蕭何後二年見蕭何傳

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絶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户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按景帝紀二年六月蕭何孫係為列侯而本傳無孫名係者

赦吳吏民等詔三年六月

迺者吳王濞等爲逆起兵相脅詿誤吏民吏民不得已

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

元王子埶等與濞等爲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

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爲楚王續元王後

擊七國詔 三年

制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

皇帝親褒功徳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絶無後孝文皇

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

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吴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寛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卭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暴虐而卭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

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頌繫老幼等詔三年見刑法志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師古曰頌讀曰容寬容之不桎梏

讞獄詔中五年九月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

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吏車服詔中六年五月

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師古據許慎李登說轓車之蔽也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

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

減笞詔中六年見同前

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

讞獄詔後元年正月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

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寛

令二千石脩職後二年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

長令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訾算詔 五月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 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 廉

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勸農桑禁采金玉詔 後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歳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詔令卷六七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劉禮

兩漢詔令卷六

宋 林虙 編

西漢六

武帝一 八十

復高年子孫詔 建元元年四月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

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子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給米粟以為糜鬻之六反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修山川祠詔五月

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

諭淮南王建元三年

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

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於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懟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

詔策賢良（元光元年五月）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昚北發

渠搜氏羌俫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呼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

又 同前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没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

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操持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昭宣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

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於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别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自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又 同前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

賢令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又 同前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令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

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恒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又

葢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

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又册公孫弘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

賜嚴助書 當是元光初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横

詔問公卿 元光二年十月

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令欲舉兵攻之何如

賜陳后策 元光五年

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六年春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弃軍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得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

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閔衆庶陷害欲刷恥改行復奉正義厥路無繇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詔議不舉孝廉者罪元朔元年十一月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内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傑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

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赦天下詔三月

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

其變使民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

許諸侯王分子弟邑 二年正月

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益封衛青詔元朔二年

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三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敺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

封青三千八百戸

封丞相弘詔 元朔三年十一月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禄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城之平津鄉戸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

報公孫弘 同前

古者賞有功褎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未有易此者

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

敕天下詔 三年三月

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祇而不解其赦天

下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胡電反

益封衛青五年

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

封公孫敖等詔御史元朔五年

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軍出寘渾至匈奴右

賢王庭為戲下搏戰獲王封説為龍頟侯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竇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内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户

削梁王襄詔 元朔中

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誼

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

詔太常禮官五年六月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才焉

賞霍去病等元朔六年

嫖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産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内侯邑二百戶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絶國功封騫為博望侯

置武功賞官詔六年六月

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弋賜反凡物一重為一貤言欲移賣者無差次流行）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遣謁者巡行天下詔（元狩元年四月）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閔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

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無贅聚

議后土祀元狩二年

令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益封霍去病元狩二年春

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皐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鋭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

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

又元狩二年夏

驃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

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

渾邪王降益封去病元狩二年秋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奔於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

封蕭何後 元狩三年

詔御史以酇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酇侯布告天

下令明知朕報相國德也

益封去病等元狩四年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約輕齎絶大漠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耆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歴度難侯濟弓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絶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

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樓剸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杜侯伊即靬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旗鼓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左庶長

封齊王閎策元狩六年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嗚呼小子閎受玆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禄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葷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葷鬻徙域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廼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

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相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遣博士大等循行天下詔元狩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期音朞朞有餘月矣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

埶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得寶鼎元狩末

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

豐楙未報鼎曷為出哉

遣博士中等循行詔元鼎元年九月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令有振救飢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封欒大詔 元鼎四年夏

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河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馬乾稱飛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馬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

封周子南君詔 四年十一月

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

問耆老迺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封石慶詔元鼎五年九月

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

封真定泗水王詔元鼎五年六月

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

卜式賜爵詔 元鼎五年

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興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討呂嘉等詔 元鼎五年秋

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

晏如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

封韓千秋等元鼎五年三月

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龔侯龔古龍字

詔丁酉拜況于郊五年十一月

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迺顯文鼎獲薦於廟渥洼

水出馬朕其御馬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内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禫文頴曰禫祭也晉灼禫古禪字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歳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于郊

敕責楊僕書元鼎六年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為獲

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黄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力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減內史地租詔 元鼎六年 見溝洫志

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欲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改元元封詔

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

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廵至博奉高虵丘歴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封泰山 元封元年

古者天子五載一廵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

巡邊詔 元封元年十月

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陲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

遣使告單于 同前

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

遷東越民詔 元封元年

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

增太室祠詔元封元年正月

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戸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

天旱元封初

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甘泉產芝詔二年六月

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一云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令復作

使公孫遂往朝鮮元封二年

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顓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

赦所幸縣詔三年四月

朕巡荆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令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

赦汾陰等詔 四年十月

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幸中都宫殿上見光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察茂材異等詔 五年四月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

赦汾陰詔 六年三月

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為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報石慶 當是元封五十年間

閒者河水滔陸泛溢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陻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淮江歷山濱海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朕方荅氣應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令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孤兒

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令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詔兒寬 元封七年

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

改元詔

迺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讐也蓋聞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

物分數然則工矣書闕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元年

赦汾陰安邑詔（太初二年四月）

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其赦汾陰安邑殊死以下

封李廣利詔（太初四年）

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

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隅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

欲遂困胡詔太初四年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詔路博德天漢二年

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

詔李陵 同前

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

報胡建制 天漢中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

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賜吾丘壽王璽書（傳言東郡盜起當是天漢二年）

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黃金改名（太始二年三月）

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

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

報齊人延年（太始中）

延年計議甚深然河廼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

封李壽等（征和二年）

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邘侯張富昌為題侯

封劉屈氂 征和二年

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埶而為邪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貨賂上流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迺以邊為援使內郡自省作車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

左丞相為澎侯

賜丞相璽書 同前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責問御史大夫 同前

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

詔畜馬補邊 征和四年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

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
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
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
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
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强者盡食畜產
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槖駝負食出玉門迎軍
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
軍侯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

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言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强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大史治星望氣及大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

驪山詔之必毋深入令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漢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百所弗能爲也且匈奴

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𤎫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搜粟詔

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報車千秋 征和四年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令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有復言

赦天下詔 後元元年二月

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罔靡所獲獻薦于泰畤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封莽通等 後元元年六月

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秺侯

兩漢詔令卷六